

流光之年

侧侧著

LIUGUANG
ZHI NIAN

吴离离的人生，在那个雨天发生了重大改变。上古三神的秘密，展开在现代。星光闪烁，流转经年……



公主书
Princess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流光之年

LIOUCUANG ZHI NIANYUAN ◎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光之年 / 侧侧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1. 8
ISBN 978-7-5500-0164-0

I. ①流… II. ①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59691号

流光之年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著 者: 侧 侧
责任编辑: 汤四芳 程 玥
特约编辑: 钮珂珂
美术编辑: 李会娟
出版发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: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邮政编码: 330008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开 本: 880 × 1300 1/32
印 张: 8
字 数: 180千
版 次: 2011年10月第1版
印 次: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500-0164-0
定 价: 20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1-13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网 址: <http://www.bhzwy.com>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Chapter 01 从普通女生到山鬼 / 004

Chapter 02 凶悍的妹妹=西王母? / 034

Chapter 03 海边假期 / 066

Chapter 04 逃不掉的杀戮 / 09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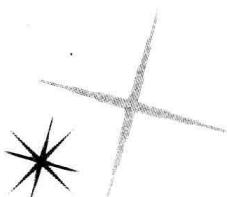
Chapter 05 柯以律的婚礼 / 128

Chapter 06 无远之境 / 158

Chapter 07 再见, 柯以律 / 188

Chapter 08 回到过去的未来 / 2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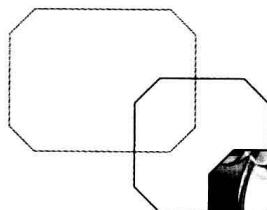
番外·长梦昆仑 / 244





人的一生，往往因一件偶尔的小事，发生重大改变。
吴离离的人生转变，似乎是起源于那一天，她忘记了在
雨天带上一把伞。

从普通女生
到山鬼



Chapter
01

人的一生，往往会因一件偶尔的小事，发生重大改变。

吴离离的人生转变，似乎是起源于那一天，她忘记了在雨天带上一把伞。

那天早上起床时，天色就阴沉沉的，恍惚的淡灰色雾气笼罩在整个城市的上空，显得格外压抑。

离离拉上窗帘，飞快地收拾好一切，对着弟弟的房间大喊：“小合，快点起床，我上课去了！”

弟弟小合睡眼惺忪地开门：“姐，今天我生日，别忘了我的礼物。”

离离一边穿鞋子一边无可奈何地说：“知道了，你从上个月初就开始嘱咐我了，平均一天三次！”

校车前几天出了问题在维修，门口又没有开往学校的公车，所以她只好每天早早起床，穿越三个路口、两条街道、一个公园去学校。

“真是跋山涉水、翻山越岭……”她一边匆匆走路，一边在嘴里埋怨着。

清晨的风吹过来，饱含水汽的空气让她觉得有点大事不妙。

“不知道回家的时候，会不会下雨呢……”她自言自语着，脚步匆忙。

时间还早，这里又是近郊，路上没有什么人，前方的十字路口交汇处，只有一个少年经过。

那是一个漂亮惊人的少年，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，皮肤异样的苍白，眉眼五官完美无瑕，有一种令人心惊的吸引力。他的眼神如同大海最深黑的地方，仿佛要将人深深吸进去。

他走过来，与离离眼神交汇的瞬间，离离似乎连呼吸都忘记了。

擦肩而过的那一刻，少年忽然停下脚步：“你……”

离离结结巴巴地问：“啊……什么事？”

他微微一笑起来：“没什么，我认错人了。”

他深不可测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，让离离觉得有点慌张。他的声音如外貌般沉静：“今天会下雨，你现在应该赶紧回家拿一把伞。”

离离抬头看看天空，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：“时间不早了，要是我回家拿伞的话，一定会迟到。”

“说不定迟到对你还比较好。”他说。

离离皱起眉看着他。

“你如果遇到了大雨，切记不能停留，尤其不要和不认识的人待在一起。”

离离愕然地睁大眼，不明所以。

少年回过头，离她而去：“不然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”

真是莫名其妙呢。

离离当然没有回家去拿伞，因为，她已经快要迟到了！

当她以冲刺的速度即将扑进校门的一刹那，上课铃声停了。

不……不是吧？

明明以前都能够赶得上的！记得有一次她在另一条街就听到了铃声，可是那铃声硬是坚持了两分多钟，直到她冲进校门！

值日老师打开文件夹：“几年几班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离离苦下一张脸：“老师，请放过我吧，我早上走了半个多小时的路才到学校的呀……”

“几年几班，什么名字？”

离离哭丧着脸指指自己胸前的牌子：“高一六班，吴离离。”

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，离离可怜兮兮地看着班主任向自己走来，布置了她今天的课外活动：“女厕所就交给你了。”

离离痛苦不已地趴在桌子上，根本就无心上早自习了。

同桌荧荧凑过来，把手中的杂志往她面前一铺：“喂，看这个！A学园双星！惊天动地啊！”

离离有气无力地动了动，想起了早上遇见的那个少年：“我现在什么心情都没有。从今天起，我开始恨帅哥了……”她喃喃自语——恨死他了！就是他害她损失了那宝贵的两秒钟！

“你确定不看？”荧荧神秘兮兮地说，“和我一起加入王子观光协会吧，以后我们每天的固定活动就是上学放学的时候蹲在A学园门口观光他们！”

“才不要！我算明白了，帅哥只会伤害人！”她咬牙切齿地说。

“不用这样嘛，他们真的很棒的。”荧荧小心翼翼地捧着杂志，帮她翻到某一页，“快看快看，我昨天去埋伏的时候，看到了这个人，帅得让我差点晕倒了——柯氏家族的唯一继承人柯以律，帅吧帅吧？”

离离向那页纸上瞄了一眼：“拜托哦，这张照片一看就是偷拍的，只有一个白影！你就对着这张鬼影发花痴？”

“虽然是很模糊但是——”荧荧严肃地说，“那也是世界上最帅的鬼影！”

“嘁。”离离不屑。

“连名字都这么古怪，居然叫可以绿……为什么他不叫可以红、可以白、可以蓝、可以紫、可以黄？”

“是柯以律！”荧荧狠狠地敲向她的头，又翻到另一页：“那么你看看这个

吧，虽然我没见过他本人，但据说他的支持率比柯以律还高一点，他是A学园的第一王子，占据了花痴协会大部分的花痴。”

离离捂着额头，痛苦地看着第二个帅哥的照片，良久，默默无语地抬头看荧荧：“你真的觉得，我能从这个黑压压人群中还没有苍蝇那么大的人身上，看出帅哥的影子吗？”

荧荧理直气壮地说：“难道你没有想象力吗？”

“是是是，那我想象一下。”她举着杂志，反正怎么看，她都无法想象这张偷拍照上，那小小的一坨黑色名叫帅哥！

“再说了，这个人的名字也很奇怪啊，蔚清宁……他为什么要叫‘喂，青年’呢？”

“有没搞错啊？这个字不念‘喂’，它在姓氏中读音是‘yù’，他叫蔚清宁！”荧荧狠狠地一脚踢来。

离离赶紧站起来，跳开几步避开她的无敌连环腿。

“好吧，祝你们花痴愉快，我就不去看那个鬼影和苍蝇脸了。”

“鬼影和苍蝇脸？”荧荧跳起来，怒吼，“吴离离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！从今以后，我代表花痴协会和你断绝关系！”

离离哭笑不得：“没这么严重吧？我只是开玩笑的呀荧荧。好吧好吧，我明天就跟你一起去花痴帅哥好不好？”毕竟她和荧荧从幼儿园就开始同桌了，她还是很珍惜这段友情的。

“哼！”荧荧横眉竖目，“明天干吗？今天就跟我一起去！”

“今天我要扫厕所。”离离苦着脸。

荧荧同情地摸摸她的头：“好吧，今天我要正式入会了，我的观光协会编号是9527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小队长，明天我带你去见我们协会的中队长、大队长、宣传会长和主席团团长，周末你可以见到外校的联合会成员……”

离离目瞪口呆：“荧荧，你们这么秩序井然，不会是什么非法组织吧？”

“我们是纯洁的粉丝会！我们的口号是，花痴无罪，YY有理，天上地下，唯爱无敌！”

离离抱着扫帚，用敬仰的目光目送着荧荧离去。荧荧朝她一挥手中的伞：“离离，可能要下雨哦，要不我的伞先留给你？”

“不用不用。”离离一口就回绝了，“你忘记了？我运气很好的，一般只要我没带伞，即使正在下大雨，也会忽然暂停一会儿，让我有足够时间跑回家。”

“这倒也是。”荧荧笑哈哈地拍了她一下，“喂，离离，别迷信自己的好运气哦，小心你今天就倒霉！”

“才不会呢！”

虽然这样说，但是离离的脑海中，还是忽然闪过了那个苍白美丽的少年跟她说的话。

“不然，你一点会后悔的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

她看着天空，自言自语。

从小到大，离离的运气，一直好得过分。

她幼儿园的时候，曾遇上一次火灾，火灾烧毁了幼儿园的一座小楼，可是在楼里睡觉的离离居然毫发无损，只剩下她睡的小床和一个墙角安然无恙，似乎是被分割出来的另一个世界。

她小学的时候，学校组织春游，她乘坐的小巴车滑下了池塘，然而车子的密封性居然好得惊人，一班同学都惊喜地待在车内，趴在玻璃窗上看着外面的鱼游来游去，虽然老师的脸都吓青了。

她初中的时候，家里潜入了作案很多起的一个在逃犯，结果他遇见了半夜迷迷糊糊起来喝水的离离，下意识地退了一步，从阳台掉下去，摔昏被抓住了。

“那么，你到底是运气好还是运气差呢？”荧荧曾经这样问她，“好好的幼儿园会发生火灾、春游的时候车子会开进池塘，那么高的楼上居然潜入坏人……其实，你才是运气最差的那种人吧？”

“说的也对……其实我，从某些方面来看也挺倒霉的。”

离离哀叹着，认命地一捏鼻子，开始打扫厕所。

幸好天天都有人迟到，所以厕所天天都有人扫，并不算特别脏，她赶紧打扫完，抱着书包冲出教学楼——

然后，她又狼狈地抱着头，冲了回来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雨已经下起来了，整个城市都蒙在晶莹的雨丝中。只不过因为打扫厕所太投入，她根本没有注意到。

不是吧……明明以前她都不会淋雨的！离离苦着脸蹲在教学楼的走廊中。太倒霉了，小合的生日礼物还没来得及买呢。

等外面的雨稍微小了一点，离离赶紧把书包往头上一顶，冲了出去。

谁知，就像上天在故意捉弄她一样，在她快要跑到公园前的时候，原本细绵绵的小雨忽然随着轰隆隆一声雷响，变成倾盆大雨倒下来。

离离全身上下，顿时湿透了。

这么大的雨，打得她连前面五米远的地方都看不清，全世界只见一片晶莹的水雾，还有哗啦哗啦的水声，响彻在她的耳边。

“在回家的时候，你如果遇到了大雨，切记不能停留，尤其不要和不认识的人在一起。”

那个少年曾经对她说过的话又在耳边回响了起来。

离离顶着书包，跑到公园前面的公交车站，双脚却不由使唤地颤抖，她实在没有力气一口气跑回家了，还是在这里歇歇再走吧。

她冲进公交车站的遮雨棚下，湿湿的衣服紧贴着皮肤，让她抱着双臂打了个冷战。旁边忽然有个男孩子的声音传来：“这蓝色的，是什么鱼？”

她微微一怔，诧异于这男孩子清澈的音色，就像冰与水的撞击一样。

情不自禁地，她向他看了一眼。

是一个像雨般清冷的少年，他正弯腰俯视一个卖金鱼的老人的水箱。大雨中，所有的一切都被急促的雨点变成模糊影迹，他站在这样普通的公交车站里，却让周围这倾盆大雨蒙上了璀璨光华，反射出烟火一样的颜色。

他抬头的瞬间，离离被天神一般的美丽击中。她不由自主地呆呆看着他。男生却完全没理会她，望着外面的大雨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他的眼睫毛上挂了一滴晶莹的小水珠，微微闪烁。离离的胸口也似乎有一点小小的水珠滴落一般，轻轻地颤抖起来，一些暖暖的气息，从胸口蔓延向全身。

很久以后，她才知道，原来这种感觉，叫心动。

也是，很久之后，她才知道，原来此时，她正在踏入陷阱。

雨点斜飞，溅湿了离离的脚，她赶紧后退几步，却料到一声，碰倒了装金鱼的水箱。

离离赶紧蹲下身把正在地上挣扎蹦跳的鱼捧起来，放进另一个水箱中。卖金鱼的老人立刻把她放进去的鱼又捞起来：“小姑娘，这个可不能放在一起，这种是斗鱼，两条在一起，就非要打起来，分个你死我活不可。”

“咦，是这样吗？”离离忙用翻倒的水箱接了点雨水，把另一条鱼单独放进去，再去抓其他的鱼。

一条小鱼在那个男生的脚下跳来跳去，她赶紧扑上去，谁知一个用力过猛，身体失去了平衡，顿时扑倒在他的脚下。

那男生低头看她，她狼狈不堪地撑起身子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继续青蛙跳着抓鱼。

男生看着她满身泥水，笨手笨脚的样子，一直漠然的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黑线的表情。

眼看那条鱼蹦蹦跳跳，要向外面的水流扎去，离离叫了一声，就在鱼要蹦向公路的一刹那，一只手伸出来，将它接住。

是那个漂亮的男生，他淡漠地握住鱼，放回水箱里，离离发现他手上滴落的水居然是淡淡粉红色的，好像有什么红色溶化在里面一样。

离离仔细一看他的手腕，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——那上面，居然有一个深深的伤口，看起来血肉模糊。

水落在上面，本来已经稍微凝固的伤口又渗出一些血来，让他指尖滴落的水如同粉红色的珍珠一样。

离离不由得颤声说：“你……你的手受伤了！”

他露出“我当然知道，笨蛋”的眼神。

离离只好讷讷地不说话了，低头打量水箱。老人口中凶残的斗鱼居然是艳蓝色的，尾巴如孔雀蓝的薄纱一般，在水中缓慢地舒展。

“奇怪，为什么这么美丽的鱼，却一定要同类相残呢？”

“有时候，往往是同类，所以才不能相容吧。”男生冷冷地说。

离离心里微微一惊，不由自主地转头看他，男生指着斗鱼：“给我一条。”

“我也要一条。”离离赶紧说。

接过装在小小塑胶袋中的漂亮蓝色斗鱼，雨也已经小了。

已经是晚上六点多，街上的路灯被蒙蒙细雨晕染成明亮的光晕。

一直没有车来，那个男生冒着小雨离开了，离离也赶紧趁着这个间隙往家里跑去。

在跑过公园的后门时，她忽然觉得眼前一花，好像有个什么幻影掠过眼前，她不由自主地转过头，看见刚刚那个男生一个人站在空地上。

路灯下，他一身白衣格外显眼。

离离诧异地停下脚步。这么晚了，还下着雨，他为什么还不回家？

就在此时，忽然有狂风大作，细细的雨丝全都打横飞起，被暴风裹挟着向她扑来。一个穿着绿色裙子的女孩就像从空气中冒出来一样，陡然出现在那个男生的面前。

她背对着离离，一头黑色的卷发湿淋淋地披在肩上，声音低沉柔婉，微微颤抖：“你是谁？”

男生没有回答，只缓缓地向着那个女孩举起右手，指尖陡然闪出一片金光。

那女孩足尖一点，在雨中高高跃起，想要逃跑。

可男生的手在这一瞬间突然挥出，淡金色的幻影在细雨中电光般转了一转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绿衣女孩的身体碎裂开来，变成珍珠般的碎屑，和雨滴一起砸落在地。

离离的全身压抑不住地颤抖，她疑心自己眼花了或是在做梦，四周茂密的树木忽然发出尖锐的呼啸。一个强烈的气旋在这个小公园里骤然生成，离离的周身一瞬间几乎真空，竟然没有一点雨丝的痕迹。

绿衣女孩化成的碎屑被狂风卷着升入半空，聚成一团飘渺不定的荧光。男生伸出手，五指微曲，似乎想要将它击碎。

谁知，那团光华在瞬息之间缩成一线，在空中如同流星掠过，直扑向离离。

离离大惊失色，下意识地想要转身逃离，可是她的脚却仿佛被钉在了地上，沉重得无法移动半分。

她睁大恐惧的双眼，那缕华彩重重地击入她的眉心。

离离顿时全身上下如遭雷殛，周身全都变得透明一片，她蜷缩起身子，摔倒在地上，右手十指无意识地收拢，紧紧抓着手中的鱼袋，蓝色的斗鱼在水中摇曳着轻柔如薄纱的尾巴，对于此时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。

男生向她走来，冷淡地看着她，良久，他蹲下身，将指尖抵在她的眉心。

离离左手的手心按在了瓦砾尖上，渗出了一些湿热的东西，她下意识地紧闭上眼。她现在的样子狼狈极了，湿漉漉的长发凌乱地纠缠在脸颊和脖子上，眼中满是恐惧。

男生端详着她，眼前却闪过一些灰黄的印象：一个衣袂飘飘的女子，如同仙人一般从天而降，携带着云霞雾岚，裙角像花朵一样，轻柔绽放……

他的指尖微微轻颤了一下，那上面盘旋缠绕的金光黯淡下来。

离离死命地蜷缩起身子，颤抖得更加厉害了。

男生轻轻地叫她：“喂……”

离离打了个冷战，失控地尖叫出来，她的体内骤然迸射出炽烈的光芒，迅即划了一道流转的弧线，向外扩散开去。

男生一直沉静的脸上终于流露出大惊失色的神情，立即转身避过，右手顿时鲜血淋漓。

男生闪过，离离瞬间消失在夜雨之中。

男生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，微微皱眉。方才白光所触及的地方，所有的树木接着从近到远的顺序，一棵一棵地倒了下来，一排路灯拦腰折断、铁栅栏的顶端

整整齐齐地倒下，激起高高的水花。

男生慢慢走过去，看了看树木折断的地方，全都是平滑无比的痕迹。身后有一个声音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男生转头，看着后面肤色苍白的少年，低声说：“扑杀山鬼失败了。”

“这可是你第一次失败。”苍白少年看到他手上滴落的血迹，皱起眉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男生翻过手腕，低低地自言自语，“她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力量？”

苍白少年将手贴在男生的伤口上，燃起微微的光焰，破碎的肌肤在火光中恢复如常。

男生似乎不怎么在意自己的伤口，只喃喃道：“山鬼只是很小的精怪而已，而且又是在形体毁灭之后仓促找的宿主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？”

“因为那个宿主是她。你记住她的样子了吗？就是她夺走了你的力量，让你不能完整。”

苍白少年的脸上浮起冷淡的笑容，“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找到她，然后，亲手杀掉她！”

这一定是梦，一定是个梦……

离离用尽全身的力气，睁开眼睛。

熟悉的灰暗的楼道，熟悉的昏暗光线，熟悉的……屋门。

离离傻傻抱着胳膊站起来，她竟是在自己家的门口。为什么她突然回家了？

她愣愣地上下左右检视。书包居然还在，手中依然拎着那只装满水的塑胶袋，一条蓝色的斗鱼悠然自得地在袋中游来游去。

她使劲地敲敲头，痛，不是梦。

她又傻傻地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，终于打开书包拿钥匙，用微微颤抖的手打开了家门。

爸爸在客厅沙发上诧异地丢开报纸：“被雨淋了？还是摔倒了？怎么会弄成这样？”

离离把书包放下，迷迷糊糊地说：“嗯，摔倒了……”

“摔倒哪里了？下次这么大雨，你就打车回来嘛。”爸爸心疼地指指浴室，“快去洗个澡，要吃饭了。”

她应了一声，茫然地转身朝浴室走去。

妈妈正在厨房烧饭，她听到哧啦哧啦炒菜的声音了。客厅吊灯坏了一个灯

泡，依然没有修好。门后挂历上印的清明上河图，桥上被小合画了一个机器猫。茶几上的空花瓶还是落满了灰尘没有花——一切都和平常一模一样。

小合从卧房跳了出来：“姐姐，我的生日礼物呢？”

离离愣了愣，把手中的鱼递到他面前。

小合顿时一脸不屑：“不是吧，姐，你就给我买了这个啊？家里连鱼缸都没有，难道要养在马桶里？”说完他鼓着腮一脸不高兴地回房间去了。

离离拎着斗鱼走进浴室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全身湿透，狼狈不堪，连衣服都撕破了好几个地方，脸色苍白得像见了鬼一样——对，她刚刚就是见鬼了。

不，不是见鬼，是做梦！

她摇摇头，把鱼放进脸盆内。

小合的生日蛋糕很香甜，晚饭所有的菜都很好吃。离离正啃着排骨，试图忘掉今晚的一切时，电视里传来新闻主播的声音：“下面插播一则刚刚收到的消息，紫花路的紫花公园发生了一起恶意破坏事件，我们来看现场的报道。”

电视上播放出被削掉了一半的树木和栅栏的画面，离离目瞪口呆。

刚刚……她在逃命的时候，那些树还毫无异常啊？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离离吃完了饭，拿着茶几上那个广口花瓶去接满了水，把斗鱼养在花瓶里。

看它摇曳着孔雀蓝色的漂亮尾巴，在花瓶里悠闲地游来游去，离离不由得想到了那个清冷如雨的男生，她用力敲敲头，强迫自己不再回忆。

这是梦，明天，一切又会恢复平常。

此时，她还不知道，她的好运，从此结束了。

“离离，昨天那个电视新闻你看了吗？”第二天早上晨跑时，荧荧忽然问。

离离点点头，昨晚一夜失眠，她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，眼睛都几乎睁不开，现在又必须晨跑，简直要命了：“看了，好奇怪啊……对了，那天你们不是去A学园看超级帅哥吗？有没有看到？”

“唉，别提了，可能是我们花痴得太明显了，柯以律和蔚清宁昨天都没出现。”荧荧热切地抓住离离的手，“对了，会长已经答应你入会了，你今天就跟我们去行动吧！我们的全称是‘誓死捍卫少女梦想、永远守候白马王子、一心拯救无悔青春的帅哥观光会’，简称观光会！”

离离肃然起敬：“好长的名字啊……那么今天的行动是？”

“有秩序、有目的、有方向性地蹲守A学园大门口，为了青春，为了梦想，为

了我们一生的幸福，去守候王子！”

终于跑到终点的离离，无力瘫倒在地。

放学后，离离被荧荧拉到了A学园的门口。

A学园是著名的贵族学校，白色大理石的高大校门，~~选出的学生都穿着精致剪裁的黑色校服，大门的入口处是欧式喷水池，喷泉~~围绕着缪斯三女神。奢华的大片草坪后还有一个鲜花正在盛开的花园，钟楼在葱茏绿树中露出尖角。

离离感叹地说：“荧荧，你说他们要是踩着上课铃声进校门，从校门奔到教室，会不会已经下课了？”

荧荧狠狠地掐了她一把：“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！”

离离只好放弃了诋毁A学园，乖乖站在人群中。荧荧的目光忽然直了，猛地倒吸了一口冷气：“来了来了，他来了！”

喷水池的那一边，有一个穿着和众人同款衣服的男生，正向门口走来。

离离觉得天空上，骤然一个晴天霹雳响起。

是他！那个在暴雨中和她一起避雨的男生，那个和她一样买了一条斗鱼的男生，那个在公园里，眼神冰冷，企图杀死她的男生！

极大的震惊和恐惧让离离的脚突然发软，眼看那个男生已经走出校门，她立即缩起身子，没用地躲到兴奋尖叫的人墙后。

男生的脚步顿了顿，突然笔直地向这边走来，目光居高临下地扫视。离离紧紧抓住冒着幸福泡泡的荧荧，喃喃地说：“他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……”

“别催眠自己了，白痴。”他清清楚楚地说。

一只手伸过来，将离离从人群中一把拖出，她拼命挣扎，周围一瞬间变得安静无比。男生的嘴唇缓缓靠近离离的耳畔，无数道震惊、诧异、嫉妒的目光火辣辣地向她袭来。

那个清澈冰冷的声音低低在她耳边说：“喂，就你这身材和相貌，有一点魔族的样子吗？”

“什么……什么魔族？”离离莫名其妙。

那声音带着冷笑，仍用只有她才能听到的声调低声道：“我想山鬼也是无可奈何，只有你这么一个选择，才会不得不如此转移力量。”

在场的所有人都传出了倒吸冷气声。离离气急败坏，抬脚想踹，他已经洒脱地闪开，下巴微微一抬：“你也是每天来偷窥的一员？”

离离气急怒吼：“才不是！我今天是第一次来！”

他的脸上立刻露出一丝笑容：“原来昨天你被我追杀之后，就开始迷恋我，

今天不顾生命危险来花痴我？”

“我花痴？是你白痴吧？”离离大声怒骂，“笨蛋！疯子！神经病！”

周围的人全都石化了，男生漂亮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：“不是来找我的，那你是来找蔚清宁的？你果然是魔族的人？”

“我不知道蔚清宁是谁！”她都快崩溃了。

他却拉起她的手臂，低下头，亲在她的掌心中。柔软的唇贴在她掌心昨天被划破的伤口处，如同花瓣轻轻落在肌肤上的触感，离离猛然瞪大了眼睛。

他，他要干什么？混蛋啊！她狠狠地一甩手，正要收回手臂，顺手再给他一巴掌，她那个很小的、已经快要愈合的伤口却有鲜血向着空中喷涌而出，就像是一朵小小的红色花朵，以她的皮肤为土壤，向着天空盛开。这朵血花拥有六个花瓣，在阳光下流溢着红宝石一样的色泽。

它在她的手上盛开了不到三秒钟，就突然凋谢，六片花瓣同时蒸发在空中。

她的伤口迅速愈合，只剩下一道淡红。刚刚那朵花仿佛只是她的一个幻觉。

心跳仿佛骤然之间停止，她猛地抬头，声音发抖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？”

他悠闲自在地放开她的手：“曼珠沙华，神魔的血液或体液相融的时候，就会从伤口处开出来的天罚之花。”

“曼珠沙华？”离离不敢置信，“那种花我见过，明明不是这样的！”

“难道你真相信别人说的，曼珠沙华就是石蒜花？一辈子也不可能看见真正的曼珠沙华的凡人，哪里知道通往地狱的彼岸是什么情形？”他顿了一顿，轻轻地，贴在她的耳边说，“山鬼，你死定了。”

“离离，你是不是认识柯以律？你刚刚和柯以律在一起说了什么？”“离离，你和柯以律是什么关系？”“离离……”

离离充耳不闻，抱着包包往前直冲。

要不是他对当众杀人还有顾忌，恐怕现在她早已经像昨晚那个女孩一样，尸骨无存了！

魔族，山鬼，那朵她的鲜血开出来的曼珠沙华……她难道真的已经被那个女鬼附身，从此变成一个魔鬼吗？她越跑越快，被丢下的那群女生，面面相觑。

不知道在街上徘徊了多久，天色暗了下来。

灿烂的霓虹灯，变换着红紫蓝绿的颜色。离离在街上走来走去，死死地盯着那个“有事找民警”的牌子，在脑子里构想着去报警时要说的话——

警察叔叔你们好，我要报警，我昨天看见一个男生在公园里杀人，他现在要